

单永珍 著

词语奔跑

——
单永珍十年诗选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单永珍 著

词语奔跑

——单永珍十年诗选

西北风是什么，只是旋律

劲洒是什么，只是骨气

——《大地上的行者》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词语奔跑 / 单永珍著. —银川: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07.9

ISBN 978-7-227-03572-5

I. 词… II. 单… III. 诗歌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50761 号

词语奔跑

单永珍 著

责任编辑 唐 晴

封面设计 弋 舟

责任印制 来学军
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版人 高 伟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 址 www.nxcbn.com

电子信箱 nxcbmail@126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施尔福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8

字 数 200 千

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3572-5/I·939
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编辑手记

这是一次绝美的精神阅读，单永珍奇艺的艺术图景扑面而来，他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心灵世界的繁复与单纯。他是一个奔跑的诗人，一如他奔跑的诗风，他的诗行是建立在经验和超验的基础上，让我们享受着一次又一次审美的跨越。这本诗选，集合了作者艺术与精神的流变过程，从他流淌的语言中感受到一种生命的震撼和敬畏；他的诗歌所呈现的信仰的力量，击穿了世俗的虚伪。

当下的诗歌创作，我喜欢枝繁叶茂的大树、澎湃奔涌的江河，也喜欢葱绿娇嫩的小草、宁静清澈的溪流。而打开这本诗集，单永珍在山巅对着想象的事物，疯狂地挥舞着“高贵的语言之斧”。

——唐 晴

责任编辑 唐 晴

封面设计 弋 舟



编辑手记

这本诗集分为五辑，五个不同的方向直逼诗的核心。选取他十年创作中不同风格的作品，可以全景式地呈现作为诗人的单永珍的艺术风貌。如果从一个专业的角度编辑这本诗集，我会选取他后五年的诗作，因为这个时期的作品更加成熟，更加纯粹；这个时期的单永珍已经不是青春才子式的写作，他已经沉郁，已经历练。需要交代的是，诗集的附录部分收录了作者的一些随笔、散文和创作谈，其缘由是作者在诗歌创作的同时，对散文等文体的深入使他的文学世界更为饱满，我们挟冰山一角，来窥视其精神世界的丰富。

那么，就从这里合上书本，稍微沉思；然后，重新打开。

——唐 晴



作者简介

单永珍,男,回族,宁夏西吉县人,致力于诗歌、散文、随笔等文体写作,有作品获时代文学奖、宁夏文学艺术奖等奖项,精神放逐于西北诸大陆,参加第22届青春诗会。



序：风行与豹吼

◎ 杨 梓

此刻，出发于原州、突破半个城、夜袭古灵州的单单坐在我的面前，他终于一路杀到了西夏故都。他放荡不羁地开着玩笑，笑得像个孩子；他随意编辑着民间的故事，讲得神秘而生动；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直把自己喝得醉卧沙场。

此刻，单单就像唐·吉诃德，骑着一匹瘦马，握着一把生锈的剑，风行于西部大地，走访英雄豪杰。每每狭路相逢必是一场决斗，真是天昏地暗，风卷残云。他量胜“西风古马”，却倒在蒙古歌里；给“饿死诗人”一只羊头，人家不被所诱；他与“皮袄上的长城”战到天亮，不分胜负；在“起风了”的白菜公主面前，酒不醉人……当时栖身异乡，梦话连篇，声言再战八百回合。

此刻，单单带着酒伤回到西海固，成了喜走山脊、猎杀岩羊、象征海拔的雪豹，他独居于自己的洞穴里，“以水为伍的雪豹，被我用诗歌喂养大的 / 雪豹，舔着滴血的伤口”（《太苍》）。

此刻，我感到单单一个人时的情形——他在自己的斗室里来回徘徊，踏得地板咚咚作响，攥紧的拳头在胸前颤抖；他伏在桌前望着越来越深的夜色，眼里透出的是无助、悲悯乃至愤怒，他把头颅砸向印满诗行的书桌。

此刻，单单站在我的面前，以《词语奔跑》的形式。他一脸的不屑一顾，一口的肆无忌惮，一身的铮铮铁骨，一腔的沸腾热血，一心的霸道气概……那种黑暗中发自内心的祷告，那种伤及心灵和骨髓的剧痛，那种咬紧牙关寻求解脱的挣扎，都令人感到他灵魂深处的孤独、悲伤和无奈。“一只鸟被射落 / 一群人欢呼雀跃 / 一只鸟死亡的时候 / 一片叶子悄然坠地 // 这是一片殉道的叶子 / 它的坠落缘于愤怒”（《悲哀》）。

认识单单已经很久了，他为人简单、率真、侠义，他为诗直接、浪漫、孤傲。以前读过他的不少诗，但都是零星的；这次我系统地通读了单单的《词语奔跑》，深感给他写序是困难的。因为单单的诗不仅优秀，透出的诗性令人惊讶，而且他已悟到了诗之所以为诗的奥秘，有成为大诗

人的可能。可我们是朋友啊，我不得不用心地对《词语奔跑》进行梳理、剖析、归纳，找出作品之中具体的共相。当然，我找出的只是《词语奔跑》中显见的几条路径，至于较为隐蔽的路径以及路边隐藏的秘密，要靠读者自己去发现；或者说《词语奔跑》所提供了景点但又没有景点的地方，会有一种闪耀的精神。

单单去了一趟甘南，在创作上出现了一次质的飞跃，可见行万里路而开阔眼界是多么重要，是任何书籍都无法提供的切身感悟。单单由西海固而甘南，由现实而“天堂”，他渴望遭遇的是隐藏于油菜花、青稞、经幡之后的爱情，是在现实中杳无踪迹而可能在“天堂”出现的“最美的女人”，但他依旧失望。因为“一朵花被疾驰的马蹄踏碎 / 一条鱼却永远长寿 / 因为她的名字叫命运”（《怅望甘南》）。他追寻、失望、再追寻的不仅仅是爱情，而是寻找一个舔舐伤口的避难所，更是一座精神辉映的殿堂。在甘南他似乎找到了，但酒醒之后他不得不回到西海固，“一棵麦子孤零零长在田畴 / 十万只鸟儿 / 准备享受最后的晚餐”（《无题》）。对麦子来说，在尚未被鸟儿啄食之前，就已粉身碎骨；对鸟儿来说，注定是互相残杀。他将麦子、鸟儿和自己都逼到了极致，在绝境中发出了一声声滴血的豹吼。所以，单单首先要唤醒体内的神灵，照亮原来隐蔽的地方；唤醒现实生活中沉醉的灵魂，突破西海固的禁锢，像一只雪豹时刻准备着出击——扑向甘南，奔向河西，飞向西域，甚至更远的远方。

《词语奔跑》在一定的程度上比单单的散文更具有地域性，因为其中的地域性更加隐秘而且深邃。单单在西部大地上风行浪迹，他并没有停留在描述西部的景色风情之上，而是在张扬他作为一个诗人却不能拯救心灵的悲悯情怀，在倾吐他作为一个英雄却无对手的深深孤绝。

《词语奔跑》中的地域性就像单单的胎记，而在此之后隐藏的是其诗的超越性。“让我们点燃篝火，照亮阿尼玛卿山上的雪 / 让我们敲打骨头，高举灵魂的碎片 / 让我把自己焚裂，为着众生的吉祥彻夜祈祷 / 让我把爱情埋葬，还你一个玫瑰的日子”（《在玛曲的孤独》）。这样的诗揭示了单单与玛曲的关系，也诗化并超越了玛曲，从而使内心世界与客观世界达到统一。超越性是存在的，但不是客观的；是与诗的本质有关的，却是无法证明的。这就如同雪豹对我们来说完全是一个谜，即使雪豹开口说话，我们也不能理解它内心想要超越的是什么。所以，不管用什么手法分析诗歌，我们找到的只是露出海面的八分之一的冰山；尤其是冰山上空还有什么，我们只能抬头感受，却无法看见。

这样说来，《词语奔跑》中的地域性倾向就成了一条路径，一路上的风光由读者尽情领略，随意想象；就像狄尔泰所言：“最高意义上的诗是在想象中创造一个新的世界。”

单单是回族青年诗人，参加过诗刊社第二十二届“青春诗会”，已由地方走向全国，并在全国诗坛产生一定的影响。单单有着广博的民族情怀，因为他的心里装着众多的民族，尤其是人口较少的民族。单单诗歌的民族化倾向已经超越了本族，发散性地辐射到匈奴、党项、蒙古等其他的民族，并倾注了他的才华和心血。他还非常敬重裕固族、哈萨克、东乡族等民族的诗人和文化，时刻关注着他们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命运。更让人钦佩的是他作为一个回族青年诗人，继承了汉语言文学的优良传统，用汉语创作，并果敢地维护着汉语文学的纯粹和优良传统的圣洁。与其说“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”，毋宁说只有民族化才能抵御全球化。因为全球化是令人恐怖的，全球化的结果是某个民族的被同化或者消失，所以从本质上来说，坚守民族化就是坚守一个民族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。这些，单单在《词语奔跑》中做出了努力，而且做得令人感动。

单单的民族性就是他身体里流淌的血液，是不能被任何血液所代替的血液。他的血液从心出发抵达全身，他的诗从心出发抵达语言。我向来以为凡是从心灵出发的便是诗意的，因为孩子的话就是诗，原始的语言也是诗。可我们的话语被生活规范了，我们的心灵被灰尘遮蔽了。因此，诗歌从本质

上说就是要打破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客观性区分，给这个世界创造出新的意味。单单一直在维护心灵的纯度，他的诗在具有民族性的同时便有了透亮性。这种透亮性是来自单单的心灵深处的光芒，而且使其诗作达到一种更高的审美境界。“油菜花儿开。我被习惯宠坏的眼睛蓦然擦亮 / 我的卓玛走过青草地，她纯情的歌声 / 唤醒了沉睡的牛羊，也唤醒了沉睡的花朵 / 此刻，我已变成了花朵的奴隶”（《油菜花儿开》）。正是这样，在《词语奔跑》中，单单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民族意识强烈的诗歌文本，还使词语自身成为具有生命力的意象，并在词语背后为我们暗设了众多的可能性，让我们感到神性的存在。

与其说“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”，倒不如说一切作品都具主观性。即使被黑格尔称之为“客体的全部”的荷马史诗，其中也流淌着荷马的主观情绪。单单的诗有着强烈的主观性倾向，也可以说单单就是王国维所说的“阅世愈浅，则性情愈真”的主观诗人。诗人的主观性，其本身就是—一个朝向自我的世界。单单习惯于观

看事物，也常常内视自己的心灵世界。正因为他对主体有所审视，并有深刻的认识，他才能真正地从心灵出发，进行创造性活动，给客观事物赋予形体，而不被事物所羁绊。

单单的主观性倾向，注定了他不管是外观还是内省，都是“我”对生命意蕴的探寻，并在尴尬与质疑、困惑与冲突、煎熬与自救中显示出一种难能可贵的达观，从而使诗歌的“我”成为具有献身精神的主体。因为单单在倾吐词语的同时，把自己也倾吐了出来。“我时常借助酒精的麻醉俯视窗外的世界 / 在冥想的瞬间，一片飘落的叶子写满了秘密 / 这个独异的时刻，我必须保持最后的沉默 / 让灵魂的声音发出自由的呼喊”（《冥想：瞬间或永恒》）。

单单对具象的把握，是通过情感来完成的，尤其是爱情的魔力使具象与诗性融为一体。因而，他的诗句哪怕是支离破碎的，也因其中潜伏着诗性而显出绚丽的光彩。“为一绝色女子摇曳出关山之外的绝唱 / 雨落泾河，大雨遮掩了天空的伤口”（《雨外弦音》），“在一朵荷叶的背后，当巨大的福音骤然降临 / 我种植多年的花儿已经凋零”（《一朵荷叶》），“在萧瑟无语的秋天 / 荒凉的山冈上我已无路可逃”（《秋天的品质》）等等。在此，诗意已成为精神层面一种可以用心感到却难以表述的存在。如果硬把诗中感人、动人或者吸引人的部分表述为诗意，那就远离诗意了，因为诗意就是诗歌的灵魂。

《词语奔跑》还具有神话性，诗中出现的众多原型，表明单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抵御物质时代的避难所。同时，《词语

奔跑》的语言具有迷宫的性质，从一个方向走到一个地点是可能的，但从另一个方向走到这个地方可能会迷路，所以在此只是感受，而不是在语言里寻找诗意，包括诗意的指向。因为意指并不是伴随语言活动的过程，任何过程都不可能显示出意指的结果。“我飞翔成一只神鹰，在雪山之巅 / 一场风暴裹紧了我的翅膀”（《梦见西藏》）。神鹰的飞翔没有去向，也没有结果，而是一幅图画。关键是我们读后记住了这样的诗句，语言便固执地为我们重复这幅图画，从而让我们体验到了古典诗学的意境之妙。

单单的诗给人一种声嘶力竭的呐喊之感。他一味地宣泄心中压抑太久的情思，将词语直接从胸膛喷薄而出，有着屈原“发愤以抒情”和李白“心随长风去，吹散万里云”的桀骜不驯的遗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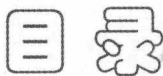
单单的诗生猛、有力而狂放，豪迈中凸显劲健之力，旷达中蕴含纤秣之境，洗练中透出悲慨之韵。正如谢榛所言：“赋诗要有英雄气象。人不敢道，我则道之；人不肯为，我则为之，厉鬼不能夺其工，

利剑不能折其刚。”

单单的诗具有很强的个性意识，是其民族、文化以及自身命运的诗化，有别于其他诗歌文本。“一株没有怀孕的麦子是风的过失 / 一种谎言的结束无人问津 / 而从一只手到另一只手，这遥远的距离 / 是我一生走不完的孤旅”（《冥想：瞬间或永恒》）。这样的好诗在《词语奔跑》中俯拾即是，但只属于单单。我有理由相信，单单还会写出别人无法模仿但可以理解的诗，写出似有若无且妙不可言的诗，因为他从自身的内心出发，在西部大地上风行，在民族化的道路上前进，在个性化的立场上放眼未来，在拙朴语言的背后冷静思考。

单单是一只受伤的雪豹，受到现实生活和现代文明的双重伤害，但他在阴暗潮湿的洞穴舔净伤口的血，向着天穹怒吼几声，又精神抖擞地奔向下一个崭新的目标。我只是闻声而来，踏着雪豹单单的足迹，为前来的探险者粗略地介绍了一下行进路线，具体怎样深入《词语奔跑》的内里，怎样一览《词语奔跑》里的风光，怎样透过《词语奔跑》窥探单单的内心世界，还请大家用心去发现、命名和欣赏了。

2007年8月12日于夏都闻月阁



MULLA

序：风行与豹吼 / 杨 梓 001

第一辑 北地谣辞

冬日 / 003

秋天的葬礼 / 005

大地的献诗 / 007

大风歌 / 009

歌唱或独白 / 011

太苍 / 013

黄昏的流逝时光 / 015

传说或寓言 / 017

大地歌谣 / 018

春天的献诗 / 020

夜晚降临 / 021

落花流水 / 022

幻象与影子 / 023

乡土情结 / 024

秋天的品质 / 025

恐惧 / 026

最后的孤独 / 027

雨外弦音 / 028

北方 / 029